



“一个演员”李立群说 写作我是外行 我只是在聊天

在上海书展的专访前,记者看到李立群新出版的《一个演员的库藏记忆》和《一个演员的生活笔记》两本新书。封面上的他,穿着英伦风格的大衣,格子围巾,头发梳得规整,笑得满脸和善谦逊,这和脑海中对演员李立群的记忆大相径庭。印象里,他或者是《春光灿烂猪八戒》里东海龙王的滑稽面容,或者是《半生缘》里祝鸿才那样的狠戾角色。而真正见到他时,才惊觉,给书拍封面的那位摄影师技术真棒,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书展人物

写书拍戏差别大

“老戏骨”是李立群毋庸置疑能够担当的一个称号,要论演戏,他有的是经验和门道,而他的写作却才刚开始摸索自己的方式。“生产一个角色和生产一小篇文章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他谦逊地说道,“演戏的时候,你要用你各种的情绪去组合出一个角色。然后经过多年、反复的练习,加上经验,加上一点小聪明,就可以完成一个电视剧的作品了。舞台剧,就要更绞尽脑汁,更花心思和时间。我这么多年积累的,所谓表演的‘江湖经验’就已经很丰富了。而写书呢,我是个新手,只是把我的感受和记忆写

出来,如此而已。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文体是什么类型,但是别人看得懂就可以。回过头看,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太直来直去了,甚至让我有点犹豫是不是该这么乱写。但是我后来又觉得,保持本色,于是接着这么直不降冬地写了一路。”

时间都给了剧本

谈到演艺事业,李立群一下子就能打开话匣。而谈及文学,李立群却形容自己只是一个“没文化”的演员,出版方“不嫌弃”罢了。但翻开书,可以看到很多李立群的思考。当被问到他喜欢的书时,他说:“老实说,我这十年看的书真不多。你想啊,我看剧本都看不过来呢,有时候,想看的电影都没时间去看,最后还是剧本看得最多。至于我自己书里的那些引用和思考,我年轻时

几年曾经读过一些或本土或翻译的作品。后来就想到哪写到哪,反正我也不是写学术报告,只是写我自己的感受,根据不重要,我的记忆和表达记忆的方式比较重要。”他对自己的标准是,没有文化不要炫耀,因此只是在写自己。作为一个称得上“戏精”的老演员,李立群花了几乎所有的时间在剧本上,让自己拥有了许多面孔。而《生活笔记》和《库藏记忆》里展现的,是他自己本身的面孔。演戏时,他是在创作;写作时,他是在自白。

你愿意聊聊天吗

就像他的封面照,李立群本人是亲切而随和的。记者开始访谈时放下了录音设备,而他笑了笑,那凳子凑近了些,用手把设备朝着自己拨了拨,说话时也悄悄低头凑近

话筒,生怕收音不清晰,一个“大腕儿”这样细心的、善意的举动着实令人讶异。随后,整个采访也进行得像是一个长辈与晚辈间的谈心,全然没有架子。

采访过程中聊到了家人。他告诉记者,大儿子李元太在演过几部戏之后,不愿在演艺圈工作了,想要一个人去做点什么,他说“好啊,你自己想要什么,这样真好。”而女儿告诉他想演戏,于是他就给她布置家庭作业,从演戏的基本功练起。“不愧是我的女儿,她很有悟性。”

李立群还说,他的书就是在跟读者聊天。“这一篇可能聊点这个,下一篇我们就聊点那个。看过了觉得我说得不对,这没什么,聊天嘛总有意见的交换。万一有人读了,觉得我们能聊到一块去,那就是我们很有缘了。”见习记者 吴旭颖

书展日记

采访结束,我在热闹的展览中心四处走走,试图在密密麻麻的展位里来一场与书香的偶遇。西一馆二楼的华东师大出版社展厅将我吸引过去,层层拱形立柱上印了些不那么家喻户晓的名人名言,如哲学家冯契的“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等。

这样的展厅实属一股清流,我随手翻了翻书架上的书,一位导购来到我面前,问我平时喜欢看什么书。我坦白,小说。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1小时成了我1天中的魔幻时刻。这位导购从她特别喜欢的C·S·刘易斯着手,向我推荐了《四种爱》和《卿卿如晤》。之后,她又向我推荐了蒙田的《随笔集》,以及安托万·孔帕尼翁对《随笔集》的评析之作《与蒙田共度的夏天》。她对每一本书都如数家珍,还不时翻开书页让我试读其中的篇章,与我讨论阅读感受,并分享她的读书方法。这位导购乐于从经典的书籍里获得人生启示,也享受分享的快乐,好好给我上了一堂哲学启蒙课。

听得忘记了时间,我偶然掏出手机一看,竟有7个工作来电,和导购匆匆道别就立即赶往下一场采访。我心里暗暗发誓,明天一定去把这几本书买回来,希望这位导购还在,我还想再听听她的哲学课。 赵玥

听导购讲一小时哲学课

上海爱乐音乐家登上费交舞台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朱光)上海爱乐乐团的弦乐和木管声部首席等日前受邀赴美,与费城交响乐团演奏家们切磋技艺,并成为首个登上费交舞台的中国乐团,也成为费交在纽约州举行的夏季音乐节的重头戏。

每年夏季,费交会在纽约州萨拉托加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夏季音乐节,已经历时51年。参与此次上海爱乐乐团与费城交响乐团研修活动的包括费交的乐队副首席傅莹、大提琴首席倪海叶、黑管首席里卡多·莫雷斯、双簧管首席理查

德·伍德汉姆斯等。在17日上午排练时,上海爱乐的木管以及弦乐声部首席音乐家分别担任圣桑的《参孙与达利拉》首席及副首席。一曲排练完毕,费城交响乐团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献给来自上海的音乐家。雅尼克总监还为双簧管首席程悦演绎的独奏片段点赞,同时也给予其他爱乐团音乐家极高的评价。这是费城交响乐团首次与中国职业交响乐团在舞台上共同演奏。

除了参加雅尼克执棒的交响音乐会之外,上海爱乐还与费交音乐家组成了室内乐重奏组,在萨拉

托加的北郡书店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走出萨拉托加表演中心的上海爱乐乐团音乐家们更是受到当地居民的追捧,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奶奶要求与来自中国上海的音乐家们合影,她更是颤颤巍巍坚持要从轮椅上站起来……

自去年上海爱乐与费交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双方合作逐步开展。明年,双方还将共同创作根据京剧改编的交响组曲《曹操与杨修》并进行联合世界首演。2019年上海爱乐乐团还将举行赴美巡演。

上芭豪华版《天鹅湖》开启欧洲巡演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玥)经过1个月的高强度豪华版《天鹅湖》集训,1个星期连续6天的联排,上海芭蕾舞团103位演职人员昨天踏上了巡演之旅。上芭将在荷兰及比利时2个国家9座城市为观众们献上共计40场演出。这将是上海芭蕾舞团有史以来时间跨度最长、场次最多、演员阵容最强大的一次巡演,如此大规模的巡演在整个中国芭蕾舞界实属首次。

在首站荷兰阿姆斯特丹,上芭将在荷兰皇家卡雷剧院驻场演出18场,这一数字打破了上芭在同一城市同一剧场上演同一部作品的纪录。阵容方面,上芭首席明星、国家一级演员吴虎生和上芭最年轻的主要演员戚冰雪将分别饰演豪华版《天鹅湖》中的王子与白



(黑)天鹅。此外,三对来自世界各大芭蕾舞团的顶级明星将担任男女主角,和吴虎生、戚冰雪一起完成阿姆斯特丹的18场演出。

豪华版《天鹅湖》由前英国国家芭蕾舞团艺术总监德里克·迪恩担任编导,首演于2015年,是上海芭

蕾舞团在继承和发扬古典芭蕾艺术上的诚意之作。欧洲观众们将会看到天鹅公主与王子的爱情双人舞、轻松欢快的小天鹅、展示古典技术巅峰的“黑天鹅”双人舞、热情欢快的代表性舞蹈,以及由48只洁白的天鹅组成的“天鹅海洋”。



《欢乐颂》驱散阴雨迎太阳

上海歌剧院首演法国迪约兹

上午还是阳光明媚,中午天公却突然阴下了脸。到了2点左右,当上海歌剧院的大队人马从德国的酒店乘坐大巴抵达当晚举行演出的法国边境小城迪约兹时,天空下起了不小的雨,气温也骤然下降。

望着窗外淅沥的雨水,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范建平心里不由地犯起了嘀咕:虽说演出票子几周前已销售一空,但这不期而至的雨水会不会挡住观众的脚步呢?院长许忠却显得颇有自信:“我有多年的法国留学工作生活经历,我相信当地观众不会因为下雨而错过这么一场精彩的演出。”

果然,刚过7点,随着雨势减弱,剧场门口已经有观众排队入场,其中还有几位坐在轮椅上的残障人士。虽然演出尚未开始,但迪约兹这个只有3千多居民的小城的观众们,已经把全场500多个座位挤得满满当当,连最后入口处都站满了工作人员。这让所有参演人员都松了口气。

作为德国萨尔布吕肯国际音乐节的分会场,在迪约兹剧场门口中法两国国旗的衬映下,在舞台上下挂着众多大红灯笼和中国结的喜悦气氛中,演出开始了。

上半场的演出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A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由法国指挥家雅克·梅西耶担任指挥,77岁的德国钢琴家、萨尔布吕肯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罗伯特·里奥那迪担任钢琴演奏。三国艺术家的合作堪称完美,令全场观众掌声雷动。罗伯特兴奋地说:“能与上海来的艺术家们合作非常高兴,我们一起让这首名作演绎出独特的东方神韵,他们体现出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准。”

下半场由许忠执棒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上海歌剧院杨小勇、韩蓬、徐晓英、董芳4位歌唱家领唱,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悉数出动,尽情释放发自内心的美好祝愿。当最后一个音符戛然而止时,观众席上的欢呼和掌声让不大的剧场的气氛达到高潮。甚是有用脚踩着地板高呼:“Bravo!太好了)!”

坐在台下的迪约兹市长罗曼特·费尔纳德起身一连说了十几个谢谢,他特别感谢中国艺术家让小镇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让当地居民度过了一个难忘和美好的周末。最后他幽默地说:“你们用《欢乐颂》给我们送来了欢乐,也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外面的雨逐渐停止,明天又将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地时间20日,上海歌剧院还将在德国萨尔布吕肯国际音乐节上演出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

特派记者 谢炯

(本报迪约兹今日电)